想要获取更多资源吗?

点击上方图片，即可进入修行资料中心，探索浩如烟海的佛经经典、禅修指南、开示讲记以及实修方法等珍贵内容。这里汇集了助您精进修行的各类资源，无论您是初学者还是资深修行者，都能在此找到滋养法身慧命的甘露法雨，开启智慧，增长福德，成就菩提！

金刚般若波罗密经

金刚般若波罗密经浅释二

姚秦 三藏法师 鸠摩罗什 译
美国万佛圣城宣化上人讲述于旧金山佛教讲堂　一九六八年十一月至一九六九年四月

B2. 善现启请分第二

时长老须菩提。在大众中。即从座起。偏袒右肩。右膝着地。合掌恭敬。而白佛言。

在释迦牟尼佛收衣钵，洗足已，敷座而坐这个时候，就有一位长老，他的名字叫须菩提。

这个长老，有年高腊长的长老，又有法性的长老，又有福德的长老。年高腊长，言其这个人年龄也高，受戒的戒腊时间也久；他要单单年高而没有受戒，这也谈不到年高腊长的长老；他要单受戒而不年高，也谈不到是年高腊长的长老。年高，好像摩诃迦叶，年龄是最老的，他受戒的时间也最久，所以这叫年高腊长的长老。

法性长老，这个法性长老，不一定要年高腊长。法性长老他年纪轻而智慧大，能讲经说法，教化众生；深明法藏，通达妙理，辩才无碍，是个法性长老。

有福德长老，福德长老这个人他有福报又有德行，这也可以叫长老。

这个长老，是一般人来恭敬他，称呼他，叫他叫长老。并不是自己自命为长老，不是自己封自己作长老。哦！说我是长老，你们大家应该称我叫长老：不是这样的。这个长老是大家来公认的，不是自己去争取来的。不是说，哦！我就是长老，你们大家应该称我作长老！

那么年高腊长的长老，又有分别。你受戒十年，这叫下座；受戒二十年，这是中座；受戒三十年，这叫上座的长老。要受戒三十年，这叫上座长老。那么法性长老就不拘年龄。好像舍利弗在八岁就作长老。怎么样八岁作长老呢？舍利弗在八岁的时候登座说法，把五印度所有的论师都给辩论得张口结舌，没有话讲了，不得不五体投地，向这个八岁的小孩子来甘拜下风，来认输的。所以舍利弗，在八岁就作长老了。这叫甚么长老？就是法性长老。

舍利弗，在七天之内，把一切的佛法都学会了，七日之内通达佛法。你想一想，在七天就把所有的佛法都学会了，那么他够不够一个长老的资格呢？所以他八岁的时候就作长老了，那也是绰然有余。那么学佛法的人，你和舍利弗来比较一下，舍利弗八岁可以辩论，所有五印度的这个论师都被他辩论胜了；七天之中通达法藏，把一切的法藏都明白了。那么他的辩才无碍，智慧第一。

讲解这个辩才。辩才有四种；四种辩才叫四无碍辩。这四无碍辩都是甚么呢？就是辞无碍辩：辞就言辞的这个辞。无论你有甚么问答，他总把你战胜了。你有甚么问难，也问不倒他，辞无碍辩。义无碍辩：你单对言辞上美丽，可以有无量无边的辞来辩，但是义理也要无碍，这义无碍辩，这第二。第三呢？法无碍辩：所有的佛法，所谓头头是道，左右逢源，你无论讲甚么，你总讲不过他。这个佛法，你讲得再高，他也比你高一着，这法无碍辩。还有乐说无碍辩，他得到乐说三昧。除非你不想要听法；你想要听法，他源源而来，所说这个法，犹如流水一样，川流不息的那种样子。

那么现在这个「长老」，那么究竟他是年高腊长的年高长老？还是法性长老呢？还是福德长老呢？这个「长老」，现在这个在金刚法会、般若法会的这个须菩提，这时候他也是年高长老，也是法性长老，也是福德长老：他兼而有之。你说他年龄，年龄也很高的；你说他法性，法性也是很高的；说他福德，福德也很高的。所以须菩提这个长老，是长也长得很老，做也做得很老，说也说得很老，所以叫长老嘛，长老，真长老了。

可是「须菩提」又是甚么意思呢？这「须菩提」这个意思是空的，是个有的，是个吉祥的。怎么叫空的呢？他一生出来的时候，他家里有一百零八个仓库，在这每一个库里边都是装的七宝，七宝装满了一百零八个仓库。究竟这个七宝有多少？一定也有个数目，不过现在这个数目就是一百零八个仓库都是七宝。他一生的时候，你说怎么样呢？这一百零八个仓库就空了，珠宝都统统都没有了。你打开仓库门，这个珠宝一粒都没有了。他的父亲就慌起来了，说这个珠宝

被谁都给抢去了呢？我们这么多的财宝现在都没有了，生这个小孩子有甚么用呢？于是乎就去占卦。

因为他一生出来，这个财宝都没有了，叫「空生」，空了。去这一占卦，叫占卦的人给一算；一算，说这个小孩生出来，既善且吉，好得很！既善且吉，所以又叫「善吉」。那么等到过了七天之后，他这一百零八个仓库的珠宝，又都现出来了，一粒也不少，还是那一百零八个仓库里头，满满地都装的七宝。所以他父亲，先给他取个名字叫空生。因为算卦的给他算的，既善且吉，这个非常吉祥、非常的好，所以又改名叫善吉。等到七天之后，财宝，金、银、琉璃、玻璃、砗磲、赤珠、玛瑙，这一些个七宝又都现出来了，所以他父亲想一想，空生改了善吉，现在这个珠宝现出来了，还要纪念这个现出来的名字，就叫「善现」吧，于是乎又给这个小孩子起个名字叫「善现」。

这个善现长得大了，正遇着释迦牟尼佛出世弘法，教化众生，于是乎，他就去跟着佛出家了；出家了，那么还是纪念他这个名字，就叫须菩提。所以，须菩提他的名字就又叫空生，又叫善吉，又叫善现：有这么三个意思。

「在大众中」：须菩提在这个般若法会上，百千万亿天人的大众里边，「即从座起。」他看见释迦牟尼佛坐那个地方，如如不动，了了常明，这种的境界，他知道这有所表法了。表示甚么法呢？这表示这般若智慧的法门。怎么样表示法呢？释迦牟尼佛在他日用伦常里边，行住坐卧之中，演说实相般若、观照般若、文字般若，这种般若的妙法。这个般若的妙法，唯智可入，要有智慧的人才可以明白。须菩提既具智慧又有福德，所以他就会意了。他就明白佛要说实相般若的法门，所以他在大众里边，「即从座起」，就从他那个座位上站起来，「偏袒右肩。」在印度的风俗，偏袒右边那个肩，这表示最恭敬的一种礼貌。

谈到这个偏袒右肩，在中国的出家人，搭的这个衣，也是右边肩膀露出来。这也就依照佛教的制度来做这种衣。但是在印度、暹罗、缅甸、锡兰，出家人所搭袈裟都是黄色的，没有钩环。我以前已经讲过，那是佛住世留下的这个衣的制度。中国这个衣，为甚么有钩环，印度、暹罗、缅甸、锡兰的衣没有钩环？因为这是有一种通权达变，因事制宜的一种关系。在中国的气候比较寒冷，所以人在贴着皮肉这地方，必须要穿一点棉衣服，或者夹衣服，在衣服上边加上袈裟，就不容易感觉。如果你没有个钩环钩上，它就跌掉地下也没有人知道的。所以达摩祖师是很聪明的，不但聪明而且又是一个发明家，于是乎就发明出这个钩环，加到衣服上，把它挂起来：里边穿着衣服，外边搭上这个衣，挂上一个钩环，这个衣就不会跌到地下。因为有个钩环钩着它。这既可以保持佛制，又可以通权达变。在中国，天气寒冷的地方，所以里边又可以穿衣服。这是中国这个衣有钩环的来源，大约是这样。

那么，须菩提就把右边的肩膀露出来，偏袒右肩。「右膝着地」：右边这膝盖跪到地下。「合掌恭敬。而白佛言。」「偏袒右肩。右膝着地。」这是身业恭敬。「合掌恭敬」：这是，意业清净。「而白佛言」：这是口业清净。这是表示三业清净：清净其心、清净其身、清净其口。三业清净，「而白佛言」：向佛来请法。

希有。世尊。如来善护念诸菩萨。善付嘱诸菩萨。

「希有」：「希」，稀少；「有」，就是有：这很少有的。很少有的甚么呢？很少有的世尊，很少有的佛。那么释迦牟尼佛敷座而坐，一句话也没说，须菩提为甚么这样多事？无风作浪，无事生非，头上安头，相上取相。为甚么这样呢？这岂不是所谓没有事来找事情做吗？释迦牟尼佛一句话也没说，他为甚么就说「希有」了呢？或者释迦牟尼佛说个甚么道理，有一个甚么表现，这他说「希有世尊」都可以的。现在释迦牟尼佛无所作为，祇是敷座而坐，他就说，「希有」。那么，各位应该在这个地方着眼，注意一下，这一部《金刚经》的道理也就在这个地方。释迦牟尼佛敷座而坐，说法已尽：说法已经完了，所以须菩提才说：「稀有世尊。如来善护念诸菩萨。善付嘱诸菩萨。」这个说的般若就是「护念诸菩萨」，所说的般若也就是「付嘱诸菩萨」。在释迦牟尼佛，离言说相；离文字相，离心缘相，离一切诸相，而说实相的般若。一般的凡夫是没能了悟这种的般若妙法。所以，须菩提一看，这要想个办法，令释迦牟尼佛再说一个权巧方便的文字般若。

本来释迦牟尼佛这宣说实相般若已经说完了；说完了，祇有证果的圣人懂这实相般若，凡夫俗子是格格不入。是这个须菩提，为大权示现，为众生请法，所以才从大众里边，就站起来，把右边的肩露出来，右膝跪到地下，合掌恭敬，对佛说，说：「希有世尊！」说，真希有，真少有！少有甚么？世尊，世尊这个实相般若，善护念诸菩萨啊，善付嘱诸菩萨啊，这个法是妙到极点啰！

世尊。善男子善女人。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应云何住。云何降伏其心。

「世尊」，这为众生请法，又称了一声世尊，说：「善男子，善女人。」说是，释迦牟尼佛，佛、世尊，你讲这个实相般若已尽，可是一般的众生不明白，没了解。所以，我再请求世尊，为未法的众生，为将来的众生。「善男子」：就是一切好心的男子；「善女人」：一切好心的女人。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」，如果他自己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的。

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就是无上正等正觉的心。为甚么不翻呢？因为这是佛的一个极果的名称，佛的果位上一个名称，所以就保留不翻。最初翻译经典的这个法师，他没有把它翻译过来，保留着它。以后这个翻译经典的法师，也就尊古不翻。所以保留这原有的意思，就没有把它翻过来。那么它的意思就是：「阿耨」就是「无上」；「三藐」就「正等」；「三菩提」就是「正觉」。

「正觉」，就异凡夫；凡夫是不觉的。那么正觉，和凡夫不同了，他得到这个正当的觉悟，所以和凡夫不同。「正等」就是异二乘，和二乘的又不同。二乘，祇有正觉而没有正等，这个「正觉」，正当的觉悟了。「正等」，正等于佛的觉悟了，还没有无上，正等还没有谈到无上。那这个「无上」，就是异菩萨了，和菩萨不同。菩萨祇有得到正等而没有得到无上，所以菩萨就叫「有上士」。佛呢，就叫「无上士」，没有再在他上边。所以这无上就是佛的极果。在过去翻译经典的大德法师，都保留佛这个名号，所以没有翻。

那么假如若有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「云何应住」？这就请问佛了，说怎么样可以常住他这个真心呢？「应住」：这得到他这个真心怎么样能常住呢？「云何降伏其心」：怎么样才能降伏他这个妄想心呢？怎么样才能降伏他这个攀缘心呢？怎么样才能降伏他好高骛远的心呢？怎么样才能降伏他吾我贡高的心呢？怎么样才能降伏他一切一切虚妄的心呢？怎么样能降伏他的贪心呢？怎么样能降伏他的瞋心呢？怎么样能降伏他的痴心呢？这「降伏其心」，所有这一切的不好的心，都要降伏。怎么叫降伏呢？这个「降伏」，本来它是不伏的来着，那么现在好像两个作战，作战把它战败了，它投降了，这就是降伏了。

我以前没有讲吗？贪、瞋、痴，你怎么样能降伏这个贪瞋痴？你就培植你这个戒定慧；你戒定慧现出来了，贪瞋痴它就没有了。这个贪瞋痴也就是戒定慧；戒定慧也就是贪瞋痴，就看你会不会用它。好像一样的钱，拿这个钱去买鸦片烟回来抽了，这也觉得很好的；你要拿这个钱去帮助人，令人免除人的痛苦，那这比你自己抽鸦片烟更好。那么一样的钱，看你怎么样的用法。这个贪瞋痴、戒定慧也是这样子：你要是会用就是戒定慧，你不会用就是贪瞋痴。你明白了，贪瞋痴变成了戒定慧；你愚痴了，戒定慧变成贪瞋痴。

这也就是以前我讲的那个道理－－「水不异冰，冰不异水；水即是冰，冰即是水。」也就是「烦恼即菩提，菩提即烦恼」，菩提和烦恼没有两样的。那么你不会用，烦恼就是烦恼；你要是会用，烦恼变成菩提了。所以，说的是法，行的是道。我们说得好，说得妙，不实行就不是道。一定要实实在在去做去，老老实实依照佛法来修行。依照佛法修甚么呢？就勤修戒定慧，息灭贪瞋痴，这就是降伏其心。你把妄心降住了，真心也自然就常住了。所谓：

常住真心，性净明体。

也就是你这个妄心息了，真心也就现出来了。

佛言。善哉善哉。须菩提。如汝所说。如来善护念诸菩萨。善付嘱诸菩萨。汝今谛听。当为汝说。善男子善女人。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应如是住。如是降伏其心。唯然。世尊。愿乐欲闻。

释迦牟尼佛见须菩提这样的来为众生请法，他很欢喜，所以就赞叹须菩提，说是：「善哉善哉。」说，你，须菩提真好啊！你须菩提，好得很哪！我！很欢喜你，你是我一个最好的徒弟！于是乎，释迦牟尼佛就说了：「如汝所说。」不错了，就像你所说的，「如来善护念诸菩萨」：说是，如来我，善护念诸菩萨。「善付嘱诸菩萨」：说这个般若法门。「汝今谛听」：你现在呀，要谛听，你要特别注意。我，「当为汝说」：我现在给你讲一讲，可是，你不要当耳边风似的。我给你讲这个般若妙法，哎！你从这个耳朵进去，从那个耳朵又走了；过耳不留，那可就是，枉费如来一番的心血啰！你要特别注意听嘛！「当为汝说。善男子。」你所说，「善男子善女人。发阿耨多罗多罗三菩提心。应如是住」，应该，这样子住他那个真心，「如是住。」「如是降伏其心」：像这样子降伏他那个心。

这个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，这个要紧的地方就在这「如是」两个字，「应如是住」。「如是」，这个地方，释迦牟尼佛有一个表法，不过在文字上没说。怎么样呢？「如是」，没有话讲，「言语道断，心行处灭。」在这个时候，言语的道路断了。你心里，所想的想象也没有了。

所谓「口欲言而辞丧」：口，想要说，没有话讲，这个话亡了，死亡了：「口欲言而辞丧。」「心欲缘而虑亡」：心想要攀缘一下，哎，这种虑，这思虑心也没有了。「如是」：如是没有，这个地方，没有话讲，就是叫你参禅打坐，这就「如是」。「应如是住」：你应如是住，住到这个地方；你真心住到这个地方。「如是降伏其心」：你能以参禅打坐，用这种的静虑的功夫，你的妄心也自然就降伏了。所以说「如是。」「如是」：这没有明显表出来，这有一个样子。这个样子，甚么样子？就是叫你修道那个样子。你要能这样修行，就可以常住真心。你能这样，就能以得到本来那个性净明体。你能这样子，也就可以降伏其心。

「唯」：须菩提一看这个样子。甚么样子？它没有样子。无相般若没有样子，就这个实相的般若。须菩提就明白了。不但须菩提明白了，须菩提想将来的一切众生也会明白，所以他就应诺。这个「唯」，就是答应的，哦！哦！这个应诺之辞。这个「唯」就是应诺之辞。

讲到这个地方，好像那个孔子和曾子，和一班的弟子在一起。子曰：「参乎，吾道一以贯之！」他说：「我这个道啊，就是应用一个真理，来把它贯穿起来的，这就是我的道。」曾子曰：「唯」。曾子说，就是这个「唯」，说：哦！答应着，哦！「子出，门人问曰」：孔子走了，这一班门人也不知道曾子「唯」了一声，这是甚么意思呢！曾参知道了，但是其它弟子还不懂，就问说：「夫子之言，何谓也？」说：「老师所说的话是说的甚么东西啊？说的甚么？我怎么不明白呢？」这一些弟子大约也很粗气的，这么样就问。曾子说：「夫子之道，忠恕而已矣。」他说：「夫子这个道就是忠于持己，恕以待人哪！」这「忠恕而已矣」，那么也就是这个「唯」。那「然」呢？「然」又是重诺之辞，就是，应了一声再应一声。是啊，是啊，是这个样子。「然」，是这个样子。

「世尊」：又叫了一声世尊，须菩提叫的，说：「愿乐欲闻。」说：「我很好乐，很愿意，好乐，听释迦牟尼佛您说法，听老师您说法的。我很愿意听的。」不是像我的一些弟子，这个老师一讲法，哦！我不愿意听，都不知讲甚么！他讲中文，我也不懂，要翻译；我好像要睡着觉了似的。这要睡着觉，并不是，说事前要去入定去睡觉啦，这是，觉得太疲倦了！ I'm very tired 。喔，我又做工，然后又要听经；听经听得也没有甚么意思，所以就沉沉欲睡。

B3. 大乘正宗分第三

佛告须菩提。诸菩萨摩诃萨。应如是降伏其心。所有一切众生之类。若卵生。若胎生。若湿生。若化生。若有色。若无色。若有想。若无想。若非有想。非无想。我皆令入无余涅盘而灭度之。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。实无众生得灭度者。何以故。须菩提。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。即非菩萨。

在上一段经文，释迦牟尼佛告诉须菩提，说是「应如是住。如是降伏其心。」须菩提说：「唯然。世尊。愿乐欲闻。」现在佛，又详细对须菩提说，「佛告须菩提。诸菩萨摩诃萨。应如是降伏其心」：「诸菩萨」，这个「诸」字可以当「多」字讲，许许多多的菩萨。也可以当「一切」菩萨讲，也可以当就是「一个」菩萨。「诸菩萨」：这个「诸」，怎么说可以当一个菩萨呢？是哪一个菩萨？就是要降伏其心那个菩萨。那么说这个「多」字，这个「诸」字当「一切」讲也可以，当「多」字讲也可以。那么怎么又可以当「一个」讲呢？你要明白，多就是一，一就是多。

怎么有的多呢？是由「一个」积聚而成的，是多了。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、五个、六个、七个、八个、九个、十个！很多了。这很多从甚么地方来的？从一个那儿来的。所以我现在讲这个「诸」字，就当「一个」讲。哪一个呢？就是要降伏其心那个菩萨。那个菩萨是哪一个？你真想要知道？你真想要知道，就是你！你这个法师讲经！尽是胡说八道，也不依文解义，也不依义说理。我就是不说理，我这个法师，我告诉你，就是不讲道理的法师，没有道理可讲的。那么怎么说是就是你呢？你真想要知道这个菩萨是谁，你真想要认识他吗？你要想真认识这个菩萨了，那不就是你，就是你自己。说是我现在呀，是个凡夫，还没有成菩萨。那么你信不信你会成佛呢？「信。」信，佛都可成，何况菩萨呢？那菩萨更没有问题了。所以，就可以当「一个」讲。

我讲经就是这样子，多我就当一个讲，因为多，我数不过来了嘛；算不过来那么多数，就拿一个。我这个没有读过数学的，这是一个最好的办法，多了我就当一个来讲。那么这个「诸」字，的的确确可以当「一个」讲。为甚么呢？这个诸字，可以当语助词，当语助词－－

语就是言语的语，助就是帮助的那个助－－帮助这个话，一个虚字，不实在的。「诸菩萨」：就是那个菩萨。所以，现在明白这个菩萨了吧？这个菩萨就是诸菩萨。

「摩诃萨」：这个菩萨不是个小菩萨，是个大菩萨。大菩萨有多大？有大菩萨那么大吗？大菩萨还有多大？就是大菩萨那么大。你不知道有多大，现在我告诉你，有七个意思，这是大菩萨的意思。这七个意思以前已经讲过了，听过的人，会听得耳朵都涂油了，就是听得多了。那么没有听过的呢？还想叫这个耳朵，欢喜欢喜，所以呀，我现在再把这七个意思大略的讲一讲。

第一就是具大根。这个菩萨摩诃萨要有大根性。怎么样具的大根？他因为，在无量无量劫以前，在佛的面前供养三宝，礼拜三宝，恭敬三宝。那么做了很多很多的功德，所以叫植众德本。那么他在哪一个佛的面前做的这些功德呢？恒河沙数那么多。他不是，于一佛、二佛、三四五佛而种善根，已于无量千万佛所种诸善根哪；他因为在无量千万佛所种诸善根，所以他这个善根就大了，这叫具大根。这是第一。

第二呢，他有大智慧。怎么样有的大智慧呢？从甚么地方来的大智慧呢？因为肯发菩提心。他肯发菩提心，这就是有大智慧，才能发菩提心；要没有智慧的人，他就不能发菩提心。所以你们现在再到这儿来听经，到这儿来打禅七，这都因为，在前生，多多少少有一点善根，多多少少有一点智慧，所以才能参加打禅七，才能在这儿研究佛法。如果你没有善根的人，你到这个门里边，这个心里就觉得好像有个马猴子，在你的心里似的，蹦蹦跳跳的；站也站不住，坐也坐不稳，就好像天人五衰现相那个样子，不坐本座了。不坐本座就怎么样？就跑了。那么现在没有跑，甚至于我天天要打，又要骂，要打一百香板。这一百香板不是容易受的，也不是同你们讲笑话的，如果真要是不开悟啊，不一定哪一个，一定要打一百香板的。这一次，我宁可把你们打跑了，我也要你们开悟。

所以呢，这要有大智慧，这个有大智慧，发了菩提心还不算，还又要广度众生；广度一切众生，好像观世音菩萨，为甚么他普门示现呢？就因为他有大智慧，要广度众生。可是度众生，而又不要着住到这个度生之相。怎么叫着住到度生之相了？好像那个梁武帝；梁武帝，就是中国见着达摩祖师那个皇帝。那个皇帝，你说怎么样啊？他就是度生而着住度相的。怎么说呢？他见着菩提达摩，第一代祖师，他见到他了，他先问甚么呢？说：「你看看我，度了这么多和尚出家，造了这么多的庙，修了这么多的桥，你说我这功德有多少？有多少功德？」

这样一讲，这就是已经有我相了，有执着相了，有一种骄傲的心；骄傲、贡高我慢，以为，你看我这功德可大啰，度了这么多和尚出家，造了这么多的庙！你虽然是印度的来的法师，但是，恐怕你都没有我这么大的功德。所以，他就意思间呢，就是想要戴几个高帽子，想要请达摩祖师赞叹赞叹他，是说：「你这个皇帝真是功德最大了，你这个功德无量无边哪！大约和佛是一样的。」他希望听几句，这个谄谄媚谀的话。怎么叫谄谄媚谀呢？就是现在的话，所谓溜虚，又所谓拍马，就是拍马。叫菩提达摩来，想请菩提达摩来给帮他拍拍马。

你说，菩提达摩怎么能做这个事情！所以菩提达摩就直心是道场，说：「你没有功德！」这一下子，把梁武帝就给说得－－「你这个黑脸和尚，说我没有功德！」－－所以以后也不讲话了，根本就不睬这个菩提达摩了。所以菩提达摩，才走的。这个就是怎么样？可是度生了，他是度生，但是着住度相了；着住度相，想求这个祖师来给印证；求祖师，来承认他这种的功德。谁不知道，菩提达摩这个祖师一点人情都不讲，不讲人情的。你皇帝，活该你是皇帝，我不买你皇帝的帐。所以呀，就走了。那么为甚么他着住度相上呢？就因为他没有真正智慧嘛；你若有真正智慧，就不着住度生之相。这是第二个要有大的智慧。

第三个大的意思，信大法。这个佛法，深如大海，高过须弥，是难窥难测的，不容易看得见，也不容易测量出来。但是你要有个信心，就可以得到其中的滋味；你要没有信心，就是格格不入，望洋兴叹哪！看这个大海！这个海这么大，我怎么可以把它喝尽了它！我这一生这个大海的海水也喝不尽的！好像看见佛法的宝藏这么多！大藏经这么多，我要甚么时候能看完呢！望洋兴叹。你要有信心呢，我信真了这个法，然后由浅入深，由近及远，由少而多，那么一点一点地来研究，终究有一天，你会把佛法的这个宝藏通达无碍。必须要有深信切愿，要发愿，我一定要明白佛法！要实行，我要照着佛法去修行。所以这深信切愿－－这个切，是一切的那个切－－切愿，好恳切的，我发愿要学习佛法。学明白了佛法又要去实行，实实在在地照着佛法去做去，这叫深信、切愿、实行。这很要紧的。如果你没有信心，佛法再妙，你也不能得到其中的妙处。

那么要信大法，甚么是大法？这个般若波罗蜜就是大法，你信那个般若大法。这个般若是梵语，此云叫智慧；你就信你自己本有的智慧。《金刚经》的经文上说：「乃至一念生净信者。如来悉知悉见。」你就一念生出你这个清净的信心，佛就知道；佛既然知道，你这个电报就打通了；你这个电报打通了，你和佛通了消息了。怎么样通的呢？你还没明白？就是由你这个信心通的嘛！你有这一个信心，一念生净信。「乃至一念生净信者。如来悉知悉见。」就把你这个电报给你收下；收下了，一看，哦！现在是…，原来我有个 Dinwiddie，法名叫果遵，对佛法生了信心了。好！我给他回一个电报。回个电报，教你勤修戒定慧，息灭贪瞋痴。这给你回了一封电报，你收到这一封电报，就拳拳服膺，就守着，抓着；抓着不要

放了，不要把它掉了。服膺甚么呢？就要勤修戒定慧，息灭贪瞋痴。你看！你和佛通了电报了，你自己还不知道呢！这就是妙法。妙法就是妙到这个地方，你自己收到电报都不知道，这真是妙。是信大法。

第四呢，要解大理。怎么叫解大理？解就是明白；明白那个大的理。甚么叫大的理？这个理，它有大有小吗？当然有了。你事情有大事小事，这个理就没有大理小理吗？大理就是个大道理。这个大道理是甚么？我告诉你，你不要着急。我既然讲经，不会不告诉你；始终我会告诉你，我会讲明白了给你听的。甚么呢？是你要明白你自己本来是佛，这就是个大理。理即佛，佛即理；佛也就是理，理也就是佛。佛是已成之佛，我是未成之佛。佛和我本来是一个的，无二无别的。不过佛是修德圆满了，我们这个修德没有圆满呢。所以我们是没成之佛，佛是已成之我；佛是已成的我们，我们是没成的佛。不要把它囫囵吞个枣，说佛佛、我我、佛佛；佛也就是我，我也就是佛。这不能这样讲！你一定要说，佛是已成的众生；众生是未成的佛。你要信真了，我们是未成的佛。那么我们本来是佛，现在没成呢！等成了，就是佛了。

为甚么相信我们本来就是佛呢？因为这个实相的般若，有离开众生的心。我们众生的心也就是佛，佛也就是心。我们的真心就是佛，不过我们现在没有发掘出来我们自己这个真心，用这个妄想心来当家，拿它来用事。妄想心和真心来比较，就好像一个瞎子，一个有眼睛的似的。这个妄想心就是个瞎子；你那个真心就是个有眼睛的人。我们现在尽用这个妄想心来用事，没有用我们那个真心。为甚么我们不用我们真心呢？我们真心是不是丢了？是不是没有了？不是的。为甚么你用妄想心？在讲《楞严经》上，有讲过，「一念不觉生三细。」在那一念不觉的时候，出三种的细相。所以呀，就把真心给遮盖了，那如来藏性就不能显现了，没能显现。我们现在信真了，我们就是佛，我们具足佛的智慧德相，那么这叫解大理。

第五个大的意思，就是要修大行。这修行，不要得少为足，不要中道自划，半途而废，不要认为这个化城就是真的。得少为足，这个二乘人就得少为足。或者证初果、二果、三果、四果，他就不回小向大，这叫得少为足。中道自划，走到半路上 - - 好像那个无闻比丘，他坐禅哪，有这个四禅的境界了，生到四禅天上去，他认为这就是证了四果了。就自己，划出界线了：我已经到我那个目的了。其实，那是在半路上。有的又半途而废，这个就是凡夫。凡夫哪，向前走，连四禅天他还没有到哪；走了几步，他又回来，他说，这太远了，我走不到。这叫半途而废。

有的走到化城了，在《妙法莲华经》上就有化城。那化城，为甚么有个化城呢？因为，这二乘人修道的，今天修求菩萨道也不到，明天修菩萨道又不到，后天行菩萨道也没有行完，这太长远了。我说这个今天、明天、后天，这不过举个比喻。就是，这一年、两年甚至于，很久很久的时间，想求这个菩萨道，也得不到这个菩萨道，达不到目的，他就辛苦了。觉着 ... 哦！太疲倦了。好像我们人走路似的，走得太疲倦了，不要走了，不要去了，去这个地方这么远，啊！ very far away ! tired, very tired .? I'm tired .? I'm not going 。这样子，佛，一看，这些个人都辛苦了，就化出来一个城市，说，前边有一个城市，我们到那个城市里休息几天。前边哪，离那个我们所希望的那个目的地，就不太远了。所以这一些个二乘人，到这个化城里边哪，一看，这个地方也不错啊！甚么都有，金银珠宝甚么都具全哪，就想在这个地方住下，就不再向前去进取去了，所以嘛，这宝所。

我们修行要忍苦耐劳，要不怕风雨。好像在普吉利那边住的，听经，刮风也来，下雨也来。这就是有点意思了！我这个做师父的心里很高兴，一想到这些个徒弟，都还对师父印象算不错了；要是没有甚么意思，他不会来听。他们听得佛法是有点兴趣了！这是，这个有点忍耐了。所以我这个做师父的 - - 做徒弟有忍耐了，做师父也要有忍耐了。我也辛苦一点，我也给你们讲经。就我打七打得这个坐得腿也痛，腰也酸，又要去照顾事情，分了很多神，还一样来讲经。所以我征求大家的意思，来讲经。不过我和你们大家商量商量，你们要如果欢喜，觉得坐禅哪，坐得腿不痛了，愿意再陪着凳子坐一坐；陪着这个凳子，坐一坐，我就每天晚间还都可以讲经的。祇要你们大家欢喜。

那么讲经和打禅七，这都是二不二的。这都是教你那个心念专一，注目凝神的。你在听经，这也就是坐禅了；你在那儿坐禅，不打妄想，这也就是听经了。所以，这都是一个道理的，你会得，一切法都是佛法了；会不得，是不是佛法？会不得也是佛法；会不得也不是 ... 说是就不是佛法了。会得会不得都是佛法，所以，这个「粗言及细语，皆归第一义。」我们修行要修大行，修大行就要能忍，能让，能舍。我前次讲那个七大不讲那个六度，就要修六度，六度就要布施。布施，是布施给人，不是布施给自己；是帮助人，不是帮助自己的。说是，我看见出家人化缘呢，他修道尽和人家要钱，他没有拿出过钱来。

那个出家人拿出过钱哪，他不想叫你给他起个好名，说：「哦！这是个好和尚，或者好法师，或者，哦！他尽帮助人哪。」他不。真正想帮助人的，他不愿意出名的，不愿意要这个名字的。所以，我尽我知道的，我接近的有一些个法师；他真愿意帮助人，甚至于，你把他的血给喝了，他的肉给吃了。他都愿意的，他都欢喜的。他为这个世界人哪，把肉割下来，来供养天地

，这样他都做得到的。所以呢，那真正发菩提心的修大行的人哪，你们没有见过；或者你见过，他也不会告诉你，说：「我是个修大行的，你知不知道啊？」他不会这么样告诉你，说：「我告诉你呀，我是一个真正修大行人。」他不会告诉你的。他既然不会告诉你，你没有法子知道的。

所以，这个要忍：忍风、忍雨、忍饥、忍渴、忍寒，忍暑；热一点也可以，冷一点也可以，饿一点也可以，渴一点也可以：怎么样都可以。为甚么他可以呢？就因为他有一个忍！所以忍人所不能忍的，让人所不能让的，吃人所不能吃的，受人所不能受的。人家不愿意吃的东西吗？我来吃。也不要故意装模作样，装出来一个老修行样子给人家看。说：「你看！你不愿意吃的东西我来吃。」给人看样子那就没有意义，那又成了一个家俬，成了一个家里摆着那个摆设。家俬懂不懂？家俬，家俬就是家里摆的这个沙发，台台凳凳啊，这一切的东西，尽给人摆着样子看的。好像家里头，房子布置很好的。这都叫家俬。那么你尽想给人看样子，这也变成了一个家俬了，变成了人家家里的一种摆设了。所以不必给人家看样子，要真做实为，这修大行。

第六，就是经大劫。经大劫，这个菩萨修的，不是在一个佛那儿种善根，所以他经过很长的时间。多长的时间呢？有三大阿僧祇劫那么长的时间。

第七是求大果。菩萨为甚么他要行菩萨道？他就因为想要求大果，这个果，是因果的果，不是国家的国，不是他说：菩萨是个小国，他想去霸占，和其它的国家争，把小国都征服了变成它一个大国。不是那个国；这个果，是果位的果。甚么果位？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是佛果的果，所以这是最大的。菩萨他的目的、他的希望就是求大果。这个「摩诃萨」，有这七种的意思。

他又告诉须菩提，说是啊，一切的大菩萨「应如是降伏其心。」他们想要降伏其心的方法要怎样子呢？就应该这样子。降伏其心：这个「降伏其心」，也就是对治自己的习气妄想。那么菩萨还有习气妄想吗？我们修行人有粗惑、细惑、尘沙惑。菩萨有初发心的菩萨；在初发心的菩萨，他不能一点妄想都没有，他微细微细的习气毛病还有。所以，那么罗汉当然是有微细的惑了。所以阿难才说：「希更审除微细惑。」令我这个疑惑的心没有了。现在说的是这个大菩萨，菩萨摩诃萨是菩萨中的大菩萨。那么发心这种的菩萨、这种大菩萨，他怎么样呢？「应如是降伏其心」：他应该，像这样子降伏他的心。怎么样子呢？没有样子。

「如是」：如是是指法之辞，是实相的理体，所以说是没有样子。那么在没有样子里边哪，不得不说出来一个皮毛的样子，给大家听一听。怎么降伏其心，像这样子。怎么样子呢？要这样想，「所有一切众生之类」：他呀，所有这个世界一切众生之类。「所有」就包含了其余的，在这个经上没有说的那两种。那两种是甚么呢？是无色和无想。无色呢，他因为空散销沉了，所以叫无色。无想呢，他精神化为土木金石了，所以他没有想。这在《楞严经》上，都有讲过。这「一切众生之类」；「类」就是同类。「若卵生」：《楞严经》上说十二类的众生，现在还有人记得没有？打开本子可以知道；若不打开本子呢，恐怕都忘了。但是就讲胎卵湿化这四生。这四生的来源，有人知道没有？他为甚么有这四生？

弟子：那个胎生是因情有，化生也是因情，湿生是因情，那个卵生是因思？

上人：「卵因想生。」（弟子：卵因甚么？）想，就是思想那个想。「胎因情有。湿以合感。」合，就是和合那个合，「湿以合感。」「化以离应」：化生呢，是离开的，变化的：「化以离应。」（弟子：离应？）应，就是答应。我答应你了，那个应，应当的应。

这个情想合离，情想合离，互相变化，依惑造业，依业受报，各从其类。这说得非常之明白！「卵因想生」，你好像那个鸡子，那个小鸡子菟鸡。牠趴到鸡蛋上，牠一天到晚想，这么想，哦！我这个鸡仔子就快出来了。想，想了很久很久，果然就被牠想出来了。牠这个鸡蛋都变成了鸡了，想出来了。「胎因情有」，这个胎，为甚么有的胎？就因为男女有一种爱情。这爱情和合起来了，哦！这有了胎了。这叫「胎因情有」。「卵因想生。胎因情有。」「湿以合感」：这个湿和湿、湿和这个泥土，或者和甚么因缘，合成一起了，这又有一个湿生了。「化以离应」：这个变化，是离开了，自有化无，自无化有，自小化大，自大化小。有的老鼠就变成那个蝙蝠，这都是变化，生出一种变化。那个虫子变成蝴蝶，这都是变化。「化以离应。」情想和合，互相变化。这互相有一种变化就生了一种迷惑；有了这种迷惑就造出业来了；有业就受果报了。这哪一种类就受哪一种类的果报。

（弟子：最后的那一段，那个 ..... ）哪一段？（弟子：迷惑起因 ..... ）依惑造业，依业受报。因为迷惑了，就造出业；因为造出业就受果报了。各从其类，胎卵湿化。胎生就受胎生的果报；湿生就受湿生的果报；化生受化生的果报；卵生受卵生的果报。各从其类，他哪一生与哪一个因缘接近，就受哪一种类的果报。

「若有色」：「有色」，就是能看得见的。「若无色」：你看不见的。「若有想。若无想」：或者有思想的，或者是没有思想的，这一类的众生。「若非有想。非无想」：你说他有想吗？他又没有；你说他没有吗？他又有。这种种的众生，「我皆令入无余涅盘」：「我」呀，这是释迦牟尼佛自称，说是，我呀，令这所有一切的众生都入到，无余涅盘里去。「而灭度之」：我把他们都度脱，令他们都得到无余涅盘。「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」：我，虽然把所有的众生，也没有数量，也没有边际，这么多的众生，我都令他们灭度。那么要往真实来说，「实无众生得灭度者」：实实在在的没有一个众生，是我度的。这是，众生的自性自度，并不是我把他们度的。

「何以故」呢？说是甚么原因呢？「须菩提。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。即非菩萨」：菩萨因无所住而生其心。菩萨是行所无事的，菩萨扫一切法，离一切相。这个菩萨既然是无相的，他要度众生，还认为我度了众生了，这就着相了；着相就着住到我相，着住到人相，着住到众生相，着住到寿者相。如果执着这个相，这就是不能成为菩萨了。

这个大菩萨想要降伏他这个心。怎么样降伏呢？他要这样的观想：「所有一切众生之类」，这「所有」，就是包括十二类的众生都在这里边，「一切众生之类」。「若卵生」：有卵生一类的，就是由这个蛋生的。「若胎生」：就是经过，胎藏而生的这个众生。「若湿生」：或者因为有一种湿性，牠生出一类的众生。好像那个潮湿的地方，时间久，牠就生出一种，这个菌来。「若化生」：化生呢，是自有化无，自无，牠又化有：这个化生。

B4. 妙行无住分第四

复次。须菩提。菩萨于法。应无所住。行于布施。所谓不住色布施。不住声香味触法布施。须菩提。菩萨应如是布施。不住于相。何以故。若菩萨不住相布施。其福德不可思量。须菩提。于意云何。东方虚空。可思量不。不也。世尊。须菩提。南西北方。四维上下虚空。可思量不。不也。世尊。须菩提。菩萨无住相布施。福德亦复如是不可思量。须菩提。菩萨但应如所教住。

这一分经叫「妙行无住」。「无住」，不要执着；没有执着就是解脱；解脱就是自由；自由就是无所拘束。「复次」：在前边哪，讲这个菩萨要离一切相，不着我人众生寿者四相。如果着这四相呢，就不是真正发菩萨心的菩萨、发菩提心的菩萨。「复次」，那么现在，再来一次，把这个道理呀，再往明显的说一说。佛说，「须菩提。菩萨于法。应无所住」：这个菩萨不单要离相，要不着相，而且呀，要于法、于这个布施这种的法呀，「应无所住」，不应该有所执着，不应该放不下。你这个布施要三轮体空。你能三轮体空，这就是，不着相布施，不住于相的布施。

怎么叫三轮体空呢？布施不应该存一个有布施的心。说是，喔！我做了布施了，我做了功德了，我是一个能施。那么所受者呢？是个所施。中间哪，就又有一个东西来布施，你的钱，中间有个钱，或者物质，中间有个物质。这都叫没能离开相。要怎么样子呢？要布施而不存着布施之相。做了就像没做一样。不要心里说，哦！我做了甚么功德了，我又，或者造了庙了，我或者呀，造了塔了，或者造了佛像了。有所执着，这不观空，这就叫没能无所住。那么要无所住呢，就是三轮体空：我布施而无布施之相，虽然作布施，离开布施相，这才是，真正布施。

你要布施着相，那根本就没有功德，那功德呀，是一点都没有！你要不着相呢，无相布施，那功德是无量的。所以呀，这个「于法应无所住。行于布施」。「所谓不住色布施」：不单这个不着相，而且也不住这个色布施。「不住声香味触法布施」：对六尘的这个相，你都要空了。你要是着色布施也有所执着，你着声香味触法布施也有所执着。有所执着，这个功德就是有限度的。你要无所执着呢，这个功德是无限度的，没有限量的。

「须菩提」：须菩提呀，我怎么教你，说发菩提心的菩萨要不着相布施呢，「菩萨应如是布施」：须菩提，所有的菩萨都应该呀，这样布施，怎么样布施呢？就是不着相。虽然布施而无布施之相。不要以为，哦！我在某一个庙上，我捐了五千块钱！我大约这功德不小了吧！或者我在某一个地方慈善的团体，我捐了十万块钱，我的功德呀，是很大的。你就捐一百万块钱，你心里总记着有这一百万存在，那祇是一百万而已，不能增加。而这一百万没有了的时候，你的那些功德也就没有了。你要不执着相布施呢，你就是舍一分钱，那个功德也无量无边。所以呀，我们虽然作布施，要明白布施的方法。你不会依照这个方法去修行去，你修到尘点那么多的劫，就像，微尘微尘那么多大劫，也不能成功的。

为甚么呢？就好像你煮那个沙子，这个沙子，你想要它成饭一样的，那么你煮多久，那沙子也不会成饭的。所以，「不住于相」：菩萨，作布施要不着相上。「何以故」：甚么缘故要不着

相呢？「若菩萨不住相布施」：假设菩萨要是不执着于这个相上来作布施，「其福德不可思量」：他所得这个福和功德呀，是不可思量的，是你想不完那么多，你想不出来那么多，不可思量那么多。

「须菩提。于意云何」：须菩提，在你的意思里怎么样子呢？「东方虚空。可思量不」：为甚么说不着相的布施它的福德不可思量呢？我现在给你讲一个比喻。「东方虚空」，这个东方啊，单单的，仅仅东方那个虚空，你说它有多大，有多少？「可思量不」，你可以想象它有多少吗？这个须菩提，听释迦牟尼佛这样问，他说：「不也。」说，不可思量，我想不出来那么多，「世尊」，须菩提这样说。「须菩提」：他说，须菩提，「南西北方。四维上下」；说这个南、西、北方和这个四维上下虚空，「可思量不。」释迦牟尼佛又问须菩提了，说：那么你说东方虚空不可思量啰，南西北方、四维上下这个虚空可思量吗？「不也。世尊。」须菩提又答说，不可以思量啊，世尊。

「须菩提」：释迦牟尼佛又叫了一声须菩提，说：「须菩提。菩萨无住相布施」：菩萨，不执着这个相来作布施。「福德亦复如是」：他这个福德，也就像，东南西北、四维上下这个虚空不可思量那样的多。如果你要是住相布施呢？住相布施，就有所穷尽，而不能永远的存在的；你要不着相布施呢，这个功德就是永远的，这福德就像东南西北、四维上下虚空不可思量，一个样子。「须菩提」：释迦牟尼佛，又叫了一声须菩提，说：初发菩提心这一些个菩萨，「但应如所教住。」就是，应该像我所教你这样的去修行去，去修行，去行止去。

那个布施，应该做；做了之后又应该把它忘了，这就是不着相。你做了之后，是永远都忘记了。你要不忘，佛就把它忘了；你要能忘了，佛就把它想起来了。所以，为甚么这个样子呢？这佛，知道一切众生的心。因为他知道你没有忘你这个布施，没有忘你这个功德，所以佛也就不需要想它。等你忘了的时候，佛呀，替你想起了。所以，你想你自己把它记住好啊？是佛给你记得好呢？说是，我怕我忘了，佛也忘了，那怎么办呢？那我岂不是就没有功德了吗？嗯，那你不要担心，不要害怕。你要忘了，佛，是永远记住。为甚么呢？这个《金刚经》上，后边就有讲，说：「一切众生若干种心。如来悉知悉见。」你这心里想的甚么，佛，都记得，佛都知道。那么你尽想着你有了功德了，这佛、菩萨一想，你自己既然有了功德了，我就不需要把你这个功德给记下来。你自己想着就好了，这就是这样。

那么我们做好事，在心里记得；你做那不好的事，你记得没记得呢？你做了不好的事情，你总想把它忘了；做好的事情，总要想记住。你做好的事，不应该记得；做不好的事，应该记得。应该记得，以后不要再做错事了。那么你做好事，不要记得它。那么你忘了，应该又做多一点。因为以前那个你忘了，现在应该再做多一点。

好像我们学佛法的人，在每逢佛的诞辰、佛的纪念日，或者是，菩萨的诞辰，菩萨出家的纪念日，都应该尽你自己的力量去做功德。因为在平时，我们也应该做功德，不过我们没有那么大的力量，不能天天做。每逢，佛、菩萨或者罗汉，或者他出家的纪念日，或者他成道的纪念日，或者他生日的纪念日，在这个纪念日的时候，你应该量你自己的力量，你要看一看你自己有多大的力量，就做功德。做功德，做甚么功德呢？供养三宝，或者向这个庙上捐一点钱。那么你在这个时候，能做功德，比平日的功德，大百千万倍。为甚么呢？因为你做这个功德是－－譬如，今天是阿弥陀佛的纪念日，你来纪念阿弥陀佛来做这个功德，那阿弥陀佛，在常寂光就知道了，哦！今年今日，纪念阿弥陀佛的生日，那么某某善信哪，做了功德。做这个功德，那么应该比平时，大几千万倍。今天，尤其是阿弥陀佛开光，你们记得这一位是阿弥陀佛。今天，给这个阿弥陀佛开光。

那么在开光的时候，我说了四句偈颂。这四句偈颂，也是我随便说的，在经上，在书上，根本你们找不着的，没有的。这四句偈颂，我怎么说的呢？我说：「弥陀此云无量光」：这个梵语，是阿弥陀佛，翻译成中文，就叫无量光，又叫无量寿。甚么叫无量光？甚么叫无量寿？无量光就没有数量那么多的光，没有数量那么长的寿命。寿命， long life ; long life ，这是阿弥陀佛的这个翻译的意思。「今日开光光无量」：那么今天，给阿弥陀佛开这个光，这个光也就无量无边的。因为他的名字叫无量光，所以就光无量。这光无量怎么样啊？就「无量光照无量国」：这个无量光，就照着无量这么多的国，无量的国家。「一切众生无量光」：这一切的众生，也都变成无量光了。所以在今天哪，开光，说的这几句偈颂。

那么在今天这个开光，又是阿弥陀佛的生日，我们信佛的人，都应该做功德。有钱就出一点钱来做，有力量就出一点力量来做。所以今天，才为那个佛事，拿出来那个香炉。 ……
遇着阿弥陀佛的生日，又遇着阿弥陀佛的开光，我们每一个人，如果做功德呀，比平时，数量就更增加，不可思量。所以如果没有明白的佛教徒，就不可能做；要是明白了，那是应该时时刻刻都去做功德，行布施。行布施呢，又要不着相，你不要总想着它，这是真正的布施。

B5. 如理实见分第五

须菩提。于意云何。可以身相见如来不。不也。世尊。不可以身相得见如来。何以故。如来所说身相。即非身相。佛告须菩提。凡所有相。皆是虚妄。若见诸相非相。则见如来。

「须菩提」：佛呀，又叫一声须菩提。「于意云何」：在你的意思里怎么样子呢？你可以身相见如来吗？「可以身相」：就是以这个三十二相，佛的三十二相、八十种好；以这个有三十二相、八十种好，就作为如来了。你可以这样说吗？「不也。世尊」：这个须菩提说，不可以，不应该以身相来见如来。因为甚么呢？如来是无相的。如来他是证得法身理体，虽然有相而不着这个相。「不可以身相得见如来」：不可以说是有三十二相，这就是如来了。「何以故」呢？甚么缘故呢？「如来所说身相」：这如来所说的这个身相，（
你们各位不要讲话；你们要讲话，我就不讲了！）
「即非身相」：这个「即非身相」，如来这个身相，是无相的，就不是有相的。「佛告须菩提」：佛呀，释迦牟尼佛这样说之后，就告诉须菩提，说：「凡所有相」：所有一切有形有相的，「皆是虚妄」：都是假的。「若见诸相非相」：你要，能看见这个诸相、一切相非相，都没有了。即相离相，就在这个有相的时候，你就知道它是空的，「则见如来」：这个时候，你才能见着如来那个法身呢。

我们在今天哪，遇着这样好的一个机会，又听《金刚经》这种法。可是，我对你们每一个人，用诚实的言语来告诉你们，在这以后，你们就到其它有讲经的法会的地方，在听经的期间，切记不要讲话，不要彼此交头接耳。因为你这一讲话就扰乱所有人的精神，令所有人的精神，都散漫了；精神散漫了，他听佛法就不会明白，因为他没有注意。听佛法不明白就是你捣乱捣的，就是你，做这个障道 demon
（魔）。这是，在任何的法会里边，不可以互相谈话，交头接耳。那么也不可以，听到半路途中，离席就走了。这叫甚么呢？有始无终，没有完全听进这个法会。尤其，听这一部经，应该从开始听到最后，听到这个末了的时候。不应该听到一半离开。所以呢，我们要注意这一点。

方才有一个中年人，一个女的，她姓黄，也皈依了，叫果ㄐ - `ji4
，她的先生姓黄，她自己本人姓战。这个人，苦得不得了。怎么样苦呢？年纪轻轻的，她丈夫就走了。有一个儿子呢，就生了一种癫狂的病，有的时候听话，有的时候就不听话，到现在还是这样。那么她为甚么这样子呢？就是因为做事有始无终。你看见她听经，在这儿不好好听经，讲话！讲话，然后呢，又半路途中就走了，所以这就叫有始无终。结婚之后，不能白头偕老，半路途中，这个丈夫就跑了，不管她了。她自己呢，虽然是非常地苦，但是她不知道这苦怎么来的。尤其最大的毛病，人家讲佛法，她不相信！但是有法会呢，她还要去搅闹，要去搞是搞非的，搅闹道场。因为这样子，所以今生把丈夫死了，来生那更不知道怎么样了。她发心是发一点，但是，供养三宝，她就骂三宝，一边做功德一边造罪业。她的罪业比她功德大得几千万倍。所以，我虽然就想救她，也没有法子救得了。我今天，这是我对你们大家讲的，切记，切记不要像这样子；要是这样子的佛教徒，这叫佛教徒的败类！

甚么都觉得她是要争第一的，你说愚痴不愚痴？这个人哪，多少人都比你的知识高、学问深，哪一个不比你高尚？为甚么你公然要争第一，真是叫化子想要作皇帝。叫化子，要饭的，想要作皇帝。（弟子：哦！）嘿！你说这岂有此理呢！

弟子：这个学问深的吗？

上人：学问哪，他就没有甚么学问。哪个学问也比他高，但是他要争第一。现在因为先走 -- 又半路途中就走了 -- ，也就是表示我第一。你知道吗？嘿嘿！我头一个走的！

须菩提。于意云何。可以身相见如来不。不也。世尊。不可以身相得见如来。何以故。如来所说身相。即非身相。佛告须菩提。凡所有相。皆是虚妄。若见诸相非相。即见如来。

在上一段文，佛叫一声须菩提，说：「菩萨但应如所教住。」这个菩萨啊，应该依照我所教的这样而修行，不要不守我所教的这种的法度。也就是，要依照规矩去修行，不应该不守规矩。这个规矩也就是一种方法。你要依照这个方法去修，然后才能有所成就；你要不依照这个方法去修，就没有一个准绳，没有一个目标。那么将来，就会误入岐途。所以这菩萨一定要依照佛所说的这种方法去修行去。

「须菩提」：释迦牟尼佛，又叫了一声「空生」，说：空生啊，「于意云何」：在你的意思是怎样子呢？你作何感想呢？「可以身相见如来不」：你可以以三十二相、八十种随行好这种的有相来见如来吗？你以为这三十二相八十种好，这就是如来的法身吗？「不也。世尊」：因为须菩提，已经解到空理了，既悟人空，又悟法空，所以，他知道佛不以三十二相为他的相。所以须菩提就说：「不也。世尊。」说，不可以三十二相得见如来的，不可以这个相，得见如来。「何以故」呢？「不可以身相得见如来」：不可以以这三十二相、八十种随形好而见着这个

如来，「何以故」？是甚么缘故呢？

「如来所说身相」：如来所说这个身相，这有三十二相、八十种随形好这种的身相，「即非身相」：这不是如来的真正法身。不是真正的法身，所以，不可以这三十二相来见如来的。「佛告须菩提」：那么释迦牟尼佛听见，须菩提这样解释之后，他就又叫一声须菩提，说：这个期间哪，佛就认为须菩提讲的是对的。所以说：「凡所有相」，为甚么不可以身相得见如来呢？「凡」，这个举凡一切有形有相的，「皆是虚妄。」这有相都是假的，都会坏的，有形相终归毁灭的。「若见诸相非相」：你要能看见这一切的相，这个相上你就没有相，即相离相。在这个相上就没有相，「即见如来」：这你也就见着如来的法身了。如来的法身是无形无相的，所以你要以相来见如来，那就是错了。

所以在后边，那个四句偈上说：「若以色见我。以音声求我。是人行邪道。不能见如来」。「若以色见我」：「色见」，就是以形相来见我，这个形相就是色相。「以音声求我」：以音声来求佛，来找佛的话，「是人行邪道」：这个人，这就带着有形有相、有声有色上，来找这个佛，「是人行邪道」。「不能见如来」：他见不着如来的。这般若的本有的智慧是离一切诸相的。不着住一切的诸相，这是真正的般若。

B6. 正信稀有分第六

须菩提白佛言。世尊。颇有众生。得闻如是言说章句。生实信不。佛告须菩提。莫作是说。如来灭后。后五百岁。有持戒修福者。于此章句。能生信心。以此为实。当知是人。不于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种善根。已于无量千万佛所。种诸善根。闻是章句。乃至一念生净信者。须菩提。如来悉知悉见。是诸众生。得如是无量福德。何以故。是诸众生。无复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。无法相。亦无非法相。何以故。是诸众生。若心取相。则为着我人众生寿者。若取法相。即着我人众生寿者。何以故。若取非法相。即着我人众生寿者。是故不应取法，不应取非法，以是义故。如来常说。汝等比丘。知我说法如筏喻者。法尚应舍。何况非法。

那么，方才所说这个四句偈颂就是「若以色见我」，这释迦牟尼佛说的，以这个有形有色的，你在这个地方想见如来，想知道如来的法身。「以音声求我」：这个音，就是声音的音，不是因果的因。这个声音的音，你以这个有声音的这种的思想来，见如来，「是人行邪道」：这个人，所行的不是正道，不是真正佛法，「不能见如来。」所以，说完了这个偈颂，这也就是表示「凡所有相。皆是虚妄。若见诸相非相。即见如来。」现在释迦牟尼佛，说完这话，须菩提就要说了，他又有了见解了。

有甚么见解呢？他生出怀疑来了，他说，「须菩提白佛言。」这个「须菩提」是结集经藏的人，说的；「白佛言。」这也是结集经藏，阿难加上去的，这段文。说，「世尊」－－这个「世尊」，是须菩提说的了－－「颇有众生」，说，可有这个众生，「颇有」也就是可有众生、或者有众生，「得闻如是言说章句。」他呀，听见佛所说的这种言说和章句，也就是这个经典，「生实信不」：他能真真实实地生出一种信心吗？会不会他不相信呢？这就是问释加牟尼佛。「佛告须菩提」：他这样一问，释迦牟尼佛就告诉须菩提说了，「莫作是说」：说，你不要这样讲，你不要作这种的说法！为甚么呢？

「如来灭后」：他说，如来灭度之后，等「后五百岁。」如来在世的时候，这个五百岁，叫禅定坚固，也就是修行证果的人多。等如来灭后，再后五百岁，这是多闻坚固。那时候，人人都研究经典，多闻坚固。然后再有五百岁，就是寺庙坚固。等末法时代呢，就是斗争坚固。现在我们这个时候就斗争坚固。那么释迦牟尼佛，说是，等我灭度了，「后五百岁。有持戒修福者」：有人哪，他修持戒律，专门持戒修福。这个人，「于此章句。能生信心」，他对这《金刚经》，这一段经文，他能生信心。「以此为实」：他以这个经的道理，作为真实不虚的道理。「当知是人」：你应该要知道，知道这个人，他不是「于一佛、二佛、三、四、五佛而种善根」，他不是于一劫、二劫、三、四、五劫，这个时候种的善根。「已于无量千万佛所」，已在这无量千万劫以前，「种诸善根」：他种这个一切的善根。

怎么样叫种善根呢？种善根，就是要在三宝面前来种善根。供养三宝，这是种善根。你恭敬三宝，这是种善根。你信仰三宝，这是种善根。这个善根，就是和这个恶根是两样。你不供养三宝就增长你的恶根；你不信仰三宝也增长你的恶根。你对于三宝疏远，那就是对你的善根疏远；你对于三宝亲近，那就是增长你的善根。所以，在北俱庐洲的人就不见佛，不闻法，不睹僧。在北俱芦洲那个人，所以他的善根就会断了。你想要增加你的善根就要供养，恭敬，信仰三宝，皈依三宝。你皈依三宝，这是你种善根的一个初步。然后你再能受五戒、八戒、菩萨戒、十戒、十重四十八轻，这是菩萨戒。再能，尽受比丘二百五十条戒，这种种的，都是种善根的因缘。你还有，你去修这个五戒、守持五戒、行十善都是种善根。

这个善根，你看是看不见的，你听也听不见的；视之不见，听之不闻。你嗅之，它也无味，没有甚么滋味。你做去，往前去种善根，也不觉得它有一种东西。因为它是无相的。前边那不是说「凡所有相。皆是虚妄」？那么有相是虚妄，无相就是真实了。所以我们一般的人，祇知道为这个身体来作打算，而不为善根作打算。这个善根是甚么呢？善根也就是你的法身，善根也就是你的智慧，不过它变变名而已。善根就是好的根机、好的基础。你好的基础，必须要你去修去。

你有了好的基础，你的法身也就显现了，你的智慧也就增长了，你本有的般若实相的功能也就恢复了。所以，这是种种种的善根，你必须要在三宝的面前来种。你种到三宝的面前，这种善根终究有一天，它会结菩提果的；如果你在外道的地方种善根，你种多少，种时间再久，也是虚而不实的。你在三宝面前种善根，这是绝对不会虚种的！所以要「种诸善根。」这个「诸善根」，就是种种的善根都要去种，就是所谓，诸恶不作，众善奉行。

这也就是种善根。「闻是章句」，因为这个人，在无量千万佛所种诸善根，所以一听这个《金刚经》，「乃至一念」：就在这个一念之中，「生净信者」：就生出，最清净、最纯洁这种的信念。这种的信念，就是不杂，没有疑惑心，真真实实地信了。

「须菩提。如来悉知悉见」：须菩提，你应该要知道，如来悉知悉见这个人哪，「是诸众生」这一个众生，「得如是无量福德」呀！他会得到如是无量福德。得到这种的福德，是无量无边的。「何以故」呢？甚么缘故他会得这么多的福呢？「是诸众生。无复我相。人相。众生相。寿者相」：这个人，他把人空了，所以他也没有人相，也没有我相，也没有众生相，也没有寿者相。甚么叫无我相？无我相就是没有我了，把我看空了。甚么叫没有人相？就是人空了。我也空了，人也空了；人我都空了，所以众生也就空了；众生空了，那么也自然就没有寿者相了。寿者相就是想要永生，得到永远都生存着，这叫寿者相。你凡是爱惜一切的物质，你不破坏它，这都叫寿者相。

「无法相。亦无非法相」：那么人空，法也要空，所以，一切的法相也没有了，也空了。「亦无非法相」：也没有一个，那不是法的相，到这个法的本体上，也没有一个是法，也没有一个非法。「何以故」：甚么原因哪？「是诸众生。若心取相」：假设他这个心要有一个法相和人相我相，这就是着住到我人众生寿者了，这还是着相，他还没有得到解脱，没有真正的放下。「若取法相」：他要取这一切的法相，法没有空，这也是着我人众生寿者，这四相上了。「何以故。若心取非法相」：若取，这个非法相。法相、非法相，不是法的相，也就是着我人众生寿者了。他都没有把它看破，也没有得到人空，也没有得到法空；人空、法空没有得，所以还是有我人众生寿者。

「是故。不应取法」：因为这个，所以就说，不应该取这个法相，不应该有所执着这个法相。「不应取非法」：也不应该取一个没有法的相。怎样子呢？「以是义故」：以这种的道理，这种的意义的缘故，「如来常说」：你在过去常常听见佛常说过，说甚么呢？「汝等比丘」：说你们这些个比丘啊，「知我说法」：你们应该要知道，知道甚么呢？知道我所说的一切法，「如筏喻者」：就好像，一个船似的。这个筏，就是个船，「如筏喻者」。你用这个船干甚么呢？这个船是度生死苦海的。你生死了了，你就应该把它放下；你要生死没了，你用这个法去修行去。生死要了了，还要把这个法也放下了；你要不放下这个法，你有一个法执。不放下这个人，你有一个人执，人的执着；你不放下这个法，就有法的执着。你要有法的执着，这又成了一个法病了，成了一个病了，这也是病。你治病，用这个药来治这个病。病要好了，你还要吃药做甚么呢？你病没有好，你应该吃这个药；如果病好了，再要吃药，那简直就是一个狂人了。那就是一个癫人了，疯癫的人了。为甚么呢？他自己不知道病好没好呢！

所有的法，你这一切的比丘应该知道，我给你们说的这个法，教你们了生死；如果生死了了就不需要法了。所以说，「过河不需舟。」你已经过了这个河的时候，就不需要再背着一个船去跑路。你如果过了海，然后说，我这个船没有地方放，我背着它吧！把它背着，背着这个船跑路。你说，这个人要见着你，这个人，哦！都认为你是一个发癫的人、癫狂的人。癫狂的人哪，英文不知道叫甚么。大约就是 crazy
。这个「法尚应舍」：那么你过河不需舟，生死了了，就要把筏也放下，要人空、法空。那个真正的法尚且要把它放下，「何况非法」呢？何况你所执着的，一般人所执着的，那么又怎么可以不把它放下呢？法都应该放下，那要不是法更应该放下了！

B7. 无得无说分第七

须菩提。于意云何。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耶。如来有所说法耶。须菩提言。如我解佛所说义。无有定法。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亦无有定法。如来可说。何以故。如来所说法。皆不可取。不可说。非法。非非法。所以者何。一切贤圣。皆以无为法。而有差别。

这个「差别」，一般人都读彳丫 cha1 别，那么应该读成ㄘ ci1
别。那么不认字的人呢，就看这个字是个差（彳丫 cha1 ），所以就念成一个彳丫 chi1

了。念成一个彳丫 chi1 就差中差了。这个差（ㄔ ci1
），甚么叫差呢？差别就是分别。有一般人说，没有读过书的人就念成彳丫 cha1
别了。这也是很可怜的！

「须菩提。于意云何」：在你的意思里怎样子呢？「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耶」：这个「耶」字是个探问字，就是得没有得呢？「如来」，如来，是乘如实之道来成正觉。「得」，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」，得，是对着失而言得，失去了，再把它得着了，这叫得。那么这个地方，这个「得」不是说「得」，应该讲成「失」。说，如来丢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吗？丢了吗？要没有丢就没有得的，所以说，得，可以拿着它当作失、丢了讲，就失去了。如来失去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吗？因为得呀，得的反面就是失；有所得，必定以前失过，所以现在才得。如果没有失过，那怎么会有得呢？这么样一讲，你就明白了。这是一个最完善的讲法。

你先把它，讲他失了没失。他得没得，我不懂。失了没失？丢了没丢啊？哦！说，没有丢；没有丢！那从甚么地方会得呢？这你就明白了吧？没有丢，你从甚么地方会得？这个说是「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」所以你就先问他，丢了没丢？没有丢；没有丢也没有得。这是一个最正确的理论。

这个「耶」字呢，就是问说，得了没得；得了没得，也就是反问的丢了没丢。这个讲法就是祇有我这么讲法，其它法师都不这样讲法。

「如来有所说法耶」：这个「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」就是无上正等正觉。又问须菩提说：如来他有所说法吗？「有所说法」：就是，他说过法吗？那么可以再反过来说，如来没有说过法吗？你说没有说过法，如来又说法；你说如来说法，他又问如来有没有说法。你说这个地方怎样讲呢？所以就问须菩提，看看须菩提有没有智慧，有没有般若。要有般若就懂这个道理了；要没有般若呢，就不明白了。所以须菩提就说了，「须菩提言」：说了，「如我解佛所说义」呀，说，要是照着我的意见来解释佛所说的这个意思，「无有定法」：没有一定的法，「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」他不答他得了没有得，他说，没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么个法的名，没有的。既然没有，又有甚么得，有甚么失呢？为甚么没有呢？「亦无有定法。如来可说。」因为，如来所说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这祇不过是一个名而已。其实这个名也是个空的，根本就没有啊！那么根本没有，哪有一个得？哪有一个失呢？「亦无有定法」：也没有一定的法，「如来可说。」

如来所说的法，都是因人施教，因病下药。因为某一个人说某一种法；因为某一种病开某一个药方，去治某一种病。这根本也没有一定的法，「如来可说」。「何以故」呢？甚么缘故我这样讲呢？「如来所说法」：如来所说的法，「皆不可取」：随说随扫，就像扫地似的，有了尘土就扫去了。说出来这个法就是法尘。那么如来又把它扫去了，扫去，扫干净了，没有了。「皆不可取。」「不可说」：如来说甚么法？无法可说。「非法。非非法」：不是法，也不是不是法。甚么法？没有的，一切都没有。「所以者何」：所以缘故是甚么道理呢？「一切贤圣」：所有的一切圣人和贤人，「皆以无为法。而有差别」：他都是，以这个无为法；「无为法」就是无所作为，没有相的，没有相而有差别，有一个分别。

佛法根本就不用学，谁都有的，谁都会的。你就把你的执着去了，那个佛法就现出来了；你的执着不去，你越找，你越找不着。为甚么找不着？就因为你有所执着，你没有放下；没有放下，你就拿不起来。你必须要，左手放下这个执着，右手才能提起来实相的般若。所谓提起来是一种比喻，并不是，叫你真正有所，好像有一个东西似的，你可以用手把它拿起来。你要能拿起来实相般若，你把虚空，可以就一把抓到；把这个虚空抓到一起，那你就能把实相的般若拿起来。如果你抓不住虚空，一把抓不住这整个的虚空的话，那个实相般若不要拿的。实相般若是尽虚空遍法界的，你怎么样拿？你根本就是在这个实相般若里边的，你怎么能，再把它拿起来？不过我们现在有所执着，就没有得到这个法身的本体，没有认识本来的面目。你要认识本来面目了，六祖所说的：

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。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。

这四句偈颂说得尽善尽美。你要是真正能放下了，就体验到这种的意思。那时候你也得到你真正本有的实相般若了。得到，所谓得到又是一个名词，根本就无所得，因为我们没有丢，所以就不要得了。